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论社会主义经济

一九七六年六月

马克思 恩格斯

论社会主义经济

(内部讨论稿)

一九七六年六月

說 明

为了适应工农兵理论队伍、专业工作者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选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社会主义经济》这本书。

本书编选的范围，除了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济关系和紧密相联系的上层建筑的直接论述外，还包括一些虽然不是讲社会主义经济但有助于理解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论点。

本书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两个部分编排。列宁曾经指出，摘编马克思著作的次序，“按年代排可能更便当一些”（《列宁全集》第35卷第516页），所以，排列的次序是按写作时间或初次发表时间。但《资本论》第一、二、三卷是连续排列，都排在1867年。

所选论述凡已收入《选集》的，均采用《选集》的译文，并同时注明《全集》和《选集》两处的页码。

编者注，都是《全集》和《选集》原编者的注释。

从事选编本书的同志，在较短的时间内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进行了学习，对选编工作做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时间仓促，选编的工作还不够完善。现在印出来是为

了在内部分征求意见。希望同志们多多提出意见，以便继续修改。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编辑组

一九七六年六月

目 录

马克思、恩格斯部分·····	(1)
列宁部分·····	(397)

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现在哲学已经变为世俗的东西了，最确凿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

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一八四三年九月），《马克思全集》第1卷第416页

在政治国家通过暴力从市民社会内部作为政治国家出现的时期，在人类自我解放竭力采取政治自我解放的形式时期，国家是能够而且也一定会达到**废除宗教、消灭宗教**的地步的。但这一步，它只有通过那种达到废除私有财产、限定财产最高额、没收财产、实行累进税的办法，通过那种达到消灭生命、走向**断头台**的办法，才能做到。当政治生活特别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力量时，它就竭力压制它的前提——市民社会及其因素，使自己成为人的真实的、没有矛盾的类生活。但它只有同自己的生活条件发生**暴力矛盾**，宣布革命是**不停顿的**，才能做到这一点，……。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一八四三年秋），《马克思全集》第1卷第430—431页

犹太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

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

既然这样，那末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因而也是从实际的、现实的犹太中获得解放——也就是现代的自我解放。

一种社会组织如果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前提，从而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末这种社会组织也就能使犹太人不可能产生。

.....

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注中获得解放。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一八四三年秋），《马克思全集》第1卷第446页

欧洲三个文明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来改变社会结构的那种急剧的革命，现在已经是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论是由上述每个国家各自单独得出来的。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共产主义并不是英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

注：马克思指的是人类从做生意、从金钱势力下解放出来。马克思这里所用的“犹太”（《Judentum》）一字意味着做生意，因为德文的《Jude》除了“犹太人”、“犹太教徒”这个基本含意而外还有“高利贷者”、“商人”的意思。——编者注

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八四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和十一月初），《马恩全集》第1卷第575页

圣西门派奇特的言行很快就受到了法国人的冷嘲热讽；在法国，凡是成为嘲笑对象的东西就一定要毁灭。不过除此而外，圣西门派的移民区遭到破产还有其他原因。该派的全部学说都笼罩了一层不可理解的神秘主义的云雾，因此，起初也许还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可是最终便不能不使人大失所望。他们的经济学说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他们公社的每个社员分得的产品，首先是以他的工作量、其次是以他所表现的才能决定的。德国共和主义者白尔尼正确地批驳了这一点，他认为才能不该给以报酬，而应看做先天的优越条件；因此为了恢复平等，必须从有才能的人应得的产品中间扣除一部分。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八四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和十一月初），《马恩全集》第1卷第577页

傅立叶第一个确立了社会哲学的伟大原理，这就是：因为每个人天生就爱好或者喜欢某种劳动，所以这些个人爱好的全部总和就必然会形成一种能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力量。从这个原理可以得出下面一个结论：如果每个人的爱好都能得到满足，每个人都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那末，即使没有现代社会制度所采取的那种强制手段，也同样可以满足一

切人的需要。这种论断尽管听起来是非常武断，可是经过傅立叶论证以后，就像哥伦布竖鸡蛋一样，成了无可辩驳的、几乎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傅立叶证明，每个人生下来就有一种偏好某种劳动的习性；**绝对懒惰**是胡说，这种情形从来未曾有过，也不可能有；人类精神本来就有活动的要求，并且有促使肉体活动的要求；因此就没有必要像现今社会制度那样强迫人们活动，只要给人们的活动天性以正确的指导就行了。接着他确立了劳动和享受的同一性，指出现代社会制度把这二者分裂开来，把劳动变成痛苦的事情，把欢乐变成大部分劳动者享受不到的东西，是极端不合理的。然后他又指出，在合理的制度下，当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工作的时候，劳动就能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成为一种享受。我在这里当然不能把傅立叶的**自由劳动**理论全部加以叙述，可是我想上面讲的已足以使英国社会主义者相信，傅立叶主义是完全值得他们注意的。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八四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和十一月初），《马恩全集》第1卷第578页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八四三年底——一八四四年一月），《马恩全集》第1卷第460页，《马恩选集》第1卷第9页

那末，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

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发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发生全面矛盾，最后，它是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是这样一个领域，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殊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八四三年底——一八四四年一月），《马克思全集》第1卷第466页，《马克思选集》第1卷第14页

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的身上，即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八四三年底——一八四四年一月），《马克思全集》第1卷第466—467页，《马克思选集》第1卷第14—15页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根据上述一切，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在德国，只有同时从对中世纪的**部分胜利解放**出来，才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在德国，不消灭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消灭**。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开始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八四三年底——一八四四年一月），《马克思全集》第1卷第467页，《马克思选集》第1卷第15页

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末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

这个基础是交换的唯一正确的基础。可是假如以这个基础作出发点，那末物品的效用又该谁来决定呢？单凭当事人的意见吗？这样总会有一方受骗。是否有一种不取决于当事人、不为当事人所知悉、只根据物品固有的效用来决定的方法呢？这样，交换就只能**强制**进行，并且每个交换者都会以

为自己受骗了。不消灭私有制，就不可能消灭物品本身所固有的实际效用和这种效用的决定之间的对立，以及效用的决定和交换者的自由之间的对立；而在私有制消灭之后，就无须再谈现在这样的交换了。到那个时候，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八四三年底——一八四四年一月），《马恩全集》第1卷第605页

劳动是生产的主要因素，是“财富的泉源”，是人的自由活动，但在经济学家看来它是无足轻重的。正如资本和劳动分离开来一样，现在劳动也跟着分裂了；劳动的产物以工资的形式和劳动对立起来了，它和劳动分离开来，并且通常也是由竞争来决定，因为，如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尺度来确定劳动在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只要我们消灭了私有制，这种反常的分裂状态就会消失；劳动就会成为它自己的报酬，而以前转让出去的工资的真正意义，即劳动对于确定物品的生产费用的意义也就会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八四三年底——一八四四年一月），《马恩全集》第1卷第611页

竞争的规律是：供和求始终力图互相适应，但是正因为如此，就从来不会互相适应。双方又重新脱节，并转而成为

尖锐的对立。供应总是紧跟着需求，然而从来没有刚好满足过需求；供应不是太多，就是太少，它和需求是永远不相适应的，因为在人类这种不自觉的状态下，谁也不知道需求和供应究竟有多大。如果求过于供，价格就会上涨，因而就会刺激供应；只要市场上供应一增加，价格又会下跌，而如果供过于求，价格就会急剧下降，因而需求又增加。情况总是这样；从未有过健全的状态，总是兴奋和消沉相更迭（这种更迭排斥一切进步），永无止境地摇摆不定。这个规律永远起着调节的作用，它能使在这里失去的又会在哪里得到补偿，因而经济学家非常欣赏它。这个规律是他最大的荣誉，他简直不可能把它看个够，甚至在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条件下都要细细地看它。然而很明显，这个规律是纯自然的规律，而不是精神的规律。这是一个孕育着革命的规律。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八四三年底——一八四四年一月），《马恩全集》第1卷第613—614页

竞争的实质就是消费力对生产力的关系。在一个和人类本性相称的社会制度下，除此之外，就不会有另外的竞争。社会那时就应当考虑，靠它所掌握的资料能够生产些什么，并根据这种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缩减多少，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八四三年底——一八四四年一月），《马恩全集》第1卷第615页

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按照最稳健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计算（参看艾利生“人口原理”第一卷第一、二章，）“人口过剩”的大不列颠在十年内，就能够使粮食生产达到足以供应六倍于目前人口所需的程度。资本在日益增加，劳动力在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服从于人类。这种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用来为大众造福，人类所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八四三年底——一八四四年一月），《马克思全集》第1卷第616页

共产主义是被扬弃了的私有权底积极的表现，起初是普遍的私有权。因为共产主义在它的普遍性中掌握着这个关系，所以，共产主义（一）在其最初的形象中只不过是私有权底一个普遍化和完成；照这样它把自己表示在双重的形象中：一方面物件所有权底统治对它（共产主义）对立得那么厉害，因而它要把一切凡作为私有权不可能被一切人占有的东西统统否定掉，它要依据强力的方式来把才能等等抽象掉。肉体的直接的占有被共产主义当作生活和定在底唯一目的；劳动者底规定不被废除，但推广到一切人身上去；私有权底关系仍然是公共组织对物品世界底关系；……。

这种公共组织只不过是劳动底一个公共组织和公共资本，公共组织作为普遍的资本家所付出的薪金底平等性而已。这个关系底双方被提高到一个想像的普遍性中去，

劳动作为每一个人都被放进去的规定，资本作为公共组织底被公认的普遍性和权力。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估计写于一八四四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0—81页

共产主义a)还有着政治的本性，不问其为民主的或专制的，b)和国家底扬弃一起，但同时还没有完成，并且还具有受着私有制，即人类底疏远化影响的本质。在这两个形式中共产主义已经知道自己是人类底再团结或人类之复归于自己，是人的自己疏远底扬弃，但因为这种共产主义还没有捉摸到私有制底积极的本质并且同样很少了解到欲望底人的本性，所以它还被私有制所纠缠和感染。它虽捉住了它的概念，但还没有捉住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估计写于一八四四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私有制把我们弄得那样愚蠢和那样片面，甚至当一个对象被我们持有着，从而作为资本对我们现存着，或者被我们直接占有着、吃着、饮着、在身上穿戴着、被我们居住着等等，一句话被我们使用着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对象。尽管私有制把占有本身底一切这些直接的实现重新仅仅作为生活资料来了解，但生活，它们那些占有底实现作为这生活资料来服务着，是私有制底生活，是劳动和资本化。

所以在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的意义底地位上出现着一切这些意义底简单的疏远化，即持有底意义。人的本质不得不被

还原到这种绝对的贫困，以便这人的本质从自己里面分娩出它的内部的财富来。（关于持有这个范畴，请看赫斯在“二十一印张”里面。）

所以私有制底扬弃是一切人的感觉和属性底完全的解放；但私有制底扬弃恰恰是因为这些感觉和属性无论在主观上或在客观上都成为人的之故才是解放。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估计写于一八四四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7页。

为了扬弃私有制底思想，这个被思想到的共产主义已经完全够了。为了扬弃这个现实的私有制，那就需要一个现实的共产主义的行动。历史会把它带来，并且我们在思想中已经作为一个把自己本身扬弃的东西来认识的那个运动将在现实界中贯彻一个很粗糙的和冗长的过程。但我们预先获得了关于历史运动底局限性和目的并且得到一个超越这个运动的意识，关于这点，我们必须把它当作一个现实的进步来考察。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估计写于一八四四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3页

所谓分工和交换依据着私有制，这不外是下述一个主张，即劳动是私有制的本质，国民经济学家不能证明这个主张，但我们愿意给他们证明这个主张。恰恰就在所谓分工和交换是私有制底两个形象里面，恰恰就在这里存在着双重的证明，就是说，一方面，人的生活为了它的现实化曾经需要

过私有制，而另一方面现在人的生活却需要着私有制底扬弃。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估计写于一八四四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3页

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是政治行为。而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为，因为它需要消灭和破坏旧的东西。但是，只要它的组织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精神在哪里显露出来，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弃了政治的外壳。

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一八四四年七月三十一日），《马恩全集》第1卷第488—489页

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约的发展，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这种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贫困、这种意识到自己的非人性从而把自己消灭的非人性——的产生，才能做到这点。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八四四年九月——十一月），《马恩全集》第2卷第44页